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七首

陳令君再入計序

制三年大比庶尹之治胥再計乃始遷無亦以庶尹親民務持久以責成效陳令君令歙獻歲再當質成邑中仕者二十餘曹居者什三出者什七聞邑人重令君去持說兩端居者言　聖天子加惠元元決策久任即令君課㝡尚未及期計畢當反出者言　天子雩祀南郊則以民間疾苦責在守令所部遞上幽

狀謫摘有差茲當陟明其將自令君始計畢當留居者曰　主上令出惟行得敢擁格久任之議不啻三令五申是歲徵一等入臺垣必歷五年八月以上即耽耽逐逐寧詎能凌節而先令君令君其來百姓之德也出者曰令君成進士自丁迄乙凡九年除服而居是邦自辛迄乙凡四稔自監大夫以及部使者薦書凡十數上一上程書再上計簿課績凡百千萬言頃者直指君以不次起吳則相君邑也即令君由吾邑起無用借資何為不可居者又曰公等受四方之事去父母之邦即令君以善政聞十未得一先是經

野令下所部亟從事以稱上心令君未及下車胼胝
四境即程書日至毋擾人心畢事嘖有煩言卒不爲
動久之相安無事版籍始成癸未旱甚害苗令君舍
郊露禱躬告上帝願衷未盡之歲爲黔首秋蓋挾日
者三晰夕不懈乃降時雨旱不爲災比歲再稔穀價
遞減三之一邑故多辟文深者益務繁苛至令君而
操法平大辟無赦其或當隸尺籍悉從律收城旦舂
嘗語人曰囚固作姦毋以發姦故困吾赤子邑故供
億以千計比年僅存六十緡蓋行部刺梜百端計不
足以當歲之仂令君第預徵來歲以紓今時之急而

秋毫無所加也故分區報長一人職徵解郎中人產顛覆推仍令若遞例投櫃丁庭毋闌出入役興則至役罷則歸卒保互全民不爲厲邑故多訟聚訟者恒起不平辟則辟衷則衷莫肆徵賤始或折其驕志卒乃啓其悔心久則稱平率不終訟邑多悲盜令若捕盜相殺者若而人悉議弃市自是皆稅其厲匿邑故患囮乃捕囮子女者若而人悉議戍邊自是皆爽其淵藪邑故稱文獻文公簡衣在焉由正嘉以前矜與堇革令君擇便利新學宮聚生徒課經藝碧雞金馬之歲舉士居多蓋自尚書執政以來于今滋盛凡茲

卓犖較著吾黨習見習聞夫以撫字則勞以樽節愛養則備以明聽五辭則無害以敬敷五教則平易近民始至境内杲杲然如賔出日既則熙熙然如登春臺久則陶陶然如飲醇醪政成則呱呱然如赤子之戀慈毋視彼鷹擊毛舉不亦徑庭乎哉翛然而來幸滋甚矣出者曰固也夫以天下視一邑亦猶之乎千畝之視一畦夫何以異廣狹異也故綱之舉不在列邑目之張不在朝廷藉令令君得畱内宜在臺垣正色立朝則有直節執簡持論則有直言夫然後舉其試之邑者而獻之廷斯其利社稷保黎民者弘多矣

如將曰歙非令君不可無寧反古之封建亦將以歙爲令君之役邑乎哉公等溺丘里之言不與朝廷議久矣盍廣而公之于是居者以其言告邑之人邑之人和者如出一口出者以其言告邑之士邑之士亦如之則咸造不佞道見請爲宜僚以解兩家之戶[illegible]惟邑受命于令令受命于天一去一留孰主張是主令者天一疾一徐孰隆施是賚令者帝即令君反境內不失一循良胡不可也即令君留廷中不失一骨鯁又胡不可也諸君子在野言野直欲以一邑而私令君私亦公也在朝言朝直欲以令君而公天下公

亦私也要之令君在無適而不可無往而不宜胡然而反胡然而留胡然而天又胡然而帝聽之而已聞者以爲敏則述不佞之言告令君令君謝曰九官藉諸大夫之靈可幸無譴固當亟反其何敢留遂以单車行則履長後四日也

海陽丁令君入計序

丁元父令海陽再期三蜡獻歲當展受計則以歲之至日先餞朝車諸文學帥弟子再造太函乞余言爲贈往余填楚元父始爲諸生及舉楚而南游成均則以楚材傾天下士既得南宮而失東觀出居海陽

人謂元父非百里才惜也余獨多元父非直以論文取友見許其神王如出楚之珩剖荆之璞目不及瞚英英乎白虹之屬天其神爽如楚蘭臺之雄風起鄂渚涌雲夢激洞庭循扶搖羊角以上其神駿如楚之駟騆駁郎國步無留行歷塊過都一舉千里其斯國士之儁何論楚材元父未及下車齋宿而文告諸祀典所不屏官邪杜私謁者有如此牲于時庶士蹌蹌庶民廪廪謂神君在毋及丹書元父則以民困暴征無息肩所議罷脊里之在官者毋困供需罷分區之在官者毋困徵運郎分區毋用舊以饜饕餮其胥毋

用醵以長侵漁則其廉則但吏之廉也又以民俗呰窳宜去太甚以儆無良乃碎獄者殘者斬鬬者法行閭者舞文者彊梁者武斷者三尺具在百折不回則其直則臯陶之直也邑有帝時四方游者卓擊轂於臯門候人不給遂下令謝客藉令毋失其爲故率自舍中授餐大憝既伏其辜境內屏息凡諸末減勿坐而歸之田時以經藝程諸儒生載先鳴者以倡後乘政涉謠俗必先言其得失使之狥於邑中繕學舍拓學田不遺餘力是歲賓興三物視疇昔爲多居久之庶士歌而庶人儛一則曰神君吾父母也一則曰神

君吾師帥也而監大夫部使者上列邑狀褒然首舉海陽　令天子申令両郊務與群有司更始海陽由此而質新成蒙上賞將在此行矣諸文學弟子言仲尼子産爲政而詹鄭猶將不利其初夫以君侯之先聲莫不引領跂跂夙夜罔不在民然必遲之歲月而後得民蓋瞻乎聖賢之後矣嗟乎此難與衆眦者論相也昔伯益規舜諤諤両言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夫從欲則無紀咈則無民伯益猶然後之而先陳干譽之戒蓋從欲者拙干譽者工違道者其機深違衆者其機淺工則怙亂深則

藏姦怙亂藏姦其禍愈酷是故規者甚之也今之以
民治稱者非卓異則循良卓異循殷帝之含光恢恢
乎不見其跡循良則鑾刀也和而後斷太廟尚之甘
臨者則曰寧爲循良毋爲卓異于是呫嚅著愛直將
人人襁褓之齒腐肉而避大軱折條枚而舍錯節直
鉛刀耳而竊附于鑾刀要之則違道于譽者之爲推
其心非直爲名高抑將爲厚利耳否則何仲尼子產
之所未逮而夫夫獨傷爲邪諸君子歸美元父而謂
其心罔不在民得之矣元父何心則亦天地之心也
是月也日在斗二之日且迎長一陽始生於卦爲復

彖之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則其心也土潤梁達之謂生萌芽甲拆之謂生胎蘇嫗孕之謂生乃令冰腹堅地且坼矣艸木凋昆蟲墐魚龍蟄矣此天地尊嚴氣也惡在其生生也禮有之冬者中也中者藏也故必專而後直必翕而後闢夫是之謂善藏則生生之本也故命仲冬曰陽月泄則發天地之房隕霜不殺爲物之災固非虛語出入無疾其先得仲尼子產之心昔之兩觀鄭之刑書仲尼子產其先得元父之心也北面而覲乃順承天時維復端於卦爲泰畢計而反直將爲　天子布德施

惠保天和以致民和于是凍者解蓄者通喑者鳴蟄者啓區者出萌者達温厚之氣盛於東南大生廣生于斯蕃殖魯歌仲尼鄭歌子産則此其時是天道也諸文學弟子聞余言若將有合也則以言天道莫辨於易若禮言治道者莫辨於書若春秋君侯故以經術擅場是行宜列高第吾黨經生也請爲之歌大雅以足之于是賦韓奕之二章乃罵

奉送開府王公遷右司馬赴留都序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監方伯之國其在千里之内則天子之老中分之蓋居重以隆上都重矣　今制諸

藩臬各建開府即古之爲監畿內並建二人即古之二伯也南都爲根本重地　寢廟百官在焉大江以南襟江帶海是爲財賦淵藪保界隩區人文斌斌寓內無兩重之重者也開府奉　高廟之靈保釐萬姓馭六郡控三吳疆理四封當東南之半近者歲一至遠者累歲周巡之其職則治帝鄉埤首善經國用謀民功揆文教奮武衛此其大氐也顧按者思器望者駭洋語帝鄉則法有所不行語首善則教有所不帥語國用則歲事有所不易語民功則吏治有所不[illegible]語文教則士習靡而不懸語武衛則戍守瑕而不固

雖有造父不馳國中地重故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地廣故也東越王公莅開府首誓列郡諸大夫上多令則民疑多法則民擾惟是　高皇帝之約法具在守臣懍懍亡敢紛更茀沿章程申約束而已會歲殺上出内帑賑饑公率良有司相與哺嗸嗸起菜色全活以數萬計則又爲之請省幣請蠲租由是民饜康食吏奏康功境内帖然承聽矣庶司不治郎主以聞墨者誅贅者削闒茸者斥才不勝任者從量移由是官邪無所容民多賴矣庭中聽直悉屏無情在小辟者釋不享在大辟者辟無赦由是彊禦辟易肺石虛

無人士習波流湯湯不止公自任質直不令而躬化之由是多士嚮風捷于功令于時鯨鯢竄伏海不揚波公為之裁冗食汰糜費繕樓船訓組練由是材官作氣閭伍晏然比及三年境内大治二三執政皇皇父母之國亟留公勿遷歲十一月公始進少司馬遷留都歲十二月且得代夙戒所部毋越境毋祖僕夫六郡守命不渝請大夫聚族而計便事公乘六而出在近守吏猶及於津行吾黨越在一隅無繇嚮邇彼中瑯琊氏在宜得贈言以張鳫行茲惟頴川氏習公深願乞一言以代驂乘謀既協則以吾郡郡大夫之

命命之不佞誅於辟寧詎能一當六馬無巳則惟丘里之言始聞公以圻父行則罟後耳都人士愠者半喜者半喜愠鈞者什二三不佞從而詰之夫各有所概於中矣愠者則曰雅言邦有老成卽典刑不啻也我公負直挹方務持大體則所謂老成人非邪乃今循資而遷固宜置上左右得貳邦政善矣惡用陪京喜者則曰南國得公天幸國人而予之庇也公卽北其能遠庇者幾希茲在南中庇我孔邇幸滋多矣喜愠鈞者則曰公固當庇四海寧栩栩然圖南爲哉雖然猶有待也北無虛席則前席而南其在師中猶左

次也異日着攺轍而北則南爲蘧廬譬之扶搖此其一息耳不俟俯首而應曰諾善乎三家之言人事歲矣屈伸相感天道則然公故守江陵獨提衡而程巨室即不佞一再推轂顧棘膏不可以運方茹則傅之毛吐則股之骨先後二千石率以媚寵而獲罷去公獨柴立其中困積薪而居下假令疇昔之專寵爲攻南國寧詎能饗公賜哉卒之奥得主而寵吏公由是而望南人之腹矣在昜之復聖人于此見天地之心天地無心生生其心也是月也天門始開于時爲子子之爲言孳也其風廣莫其律黄鍾吾見其冰壯吾

天其地圻復者何居剛長也剛浸長則臨矣地道闢矣歲將更始氷且腹堅大造有待而施生萬物有待而萌動于時爲丑丑之爲言紐也紐而未解翕而未竟駸駸乎進矣進而之泰小往大來下降上躋天地交矣公之左次而南則復進次留後則臨由是而尚中行則泰君子道長與時偕行是天道也三偶各守其一盍亦窮天人之際乎是惟蒭蕘之言羣大夫庶幾乎有擇矣君矦之旅是舉也不佞安能贊一辭於是羣大夫籍前言以上謁居公領之矣

奉送中丞余公進廷尉之留都序

往余太公以凱弟守吾郡迄今郡有特祠于時周澤
旁行波及五陵六郡太公甫出境都人士日幾幾望
之安得長者若而人畀脩　高皇帝畿內之治越四
十年所中丞公開府江南旣及下車率用太公要束
居常持大體屏深文民不近而親吏不撥而治都人
士欣欣相告其斯爲高陽氏之才之美也與哉時昔
歲在龍蛇新都以洊饑告急太公蒿目境內惏于恫
瘝賑恤多方饑而不害歲旣穰太公乃行及中丞公
入疆吳故饑甚其年水旱中分亢隰六郡與三吳同
公私積貯畢空四方遏糴中丞公歷陳疾苦盡便宜

遊上書請代歲漕裁歲幣蠲歲賦緩歲徵既得請檄
下庶司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務平糶務發粟而
賑以時務設糜粥以餔餓人務舉荒政庶司奉令唯
謹不憚胼胝以禦民菑於時菜色者蘇枵腹者望僵
屍者肉骨猛噬者亡敢生心戊子旣閏乃有秋留都
廷尉之詔下矣國人皆駭各以其私告郡大夫自昔
太公父母新都其康功在俎豆　高廟以中丞賚南
國庶幾乎得衆父父也者而畀怙之惟茲五陵六郡
若三吳則皆湯沐赤子侂予之哺侂奪之慈保於何
有此則國人所未喻者也列郡大夫相視默默則縮

介而叩不佞近比綱惟　聖天子加惠元元務文任以興吏治上則開府下則良有司直將盈歲計以責成功積久而化其在甸服愈益惓惓顧自步禱　南郊諭諸大臣以修省急務務在申命所部程督守令刑毋枉撓毋干天地之和嗣是三令五申虎而冠者罪無赦比年欽恤益至刑錯市朝頃納直言兢兢乎愼三尺之秉兩都並建其交重若提衡廷尉天下之平非長者不可蓋輦轂猶之日下咫尺明威其俗雕悍而椎聽直易易耳留都為開國重地筦籥　高廟寵靈五方之民懷黠而輕作慝彼其視罪若猶唐肆

寧詎以束濕操之中丞公以長者世其家故有是命
列郡大夫唯唯相與而質所疑開府蓋紀綱之臣授
文奮武無非任者　天子建中和之極宜莫如正人
心以格天心是在卿材中丞由此其選自昔賓興舉
首起家蘭臺蔚爲齊魯儒宗功令具在頃伏戎號澤
無用戕斧而伐其謀居然文武全材宜登九列而任
夾輔平刑直其一端耳如之何舉一廢百邪不佞聞
之祥刑猶佳兵也生民之司命在是矣不愼謂何乃
令文法煩興孽由心作民心不壹何以凝和漢因於
秦利口爲政及張釋之于定國爲廷尉而後廷中稱

平於是長厚之風行而諭諭訛訛之習熄矣漢治近古則二廷尉之爲此其近者也有虞首十六相寧不師師要以刑期無刑厥惟臯陶作士百揆讓德不亦邁種乎哉風動惟休則庭堅氏之爲也議刑莫善于易其象六十有四而什居一焉刑莫若以明而明刑率取象於雷電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容光必察故不可貞雷電用晦而明則斯須之頃耳故在噬嗑則利明罰在豐則利致刑赦而宥之則雷雨作而解矣本之議獄緩死壹禀於中乎民協于中四暢交而百嘉遂此長者事也山下有火爲賁是徵文爲政折獄

者無所用之山上有火爲旅旅非處也故用明愼而不留九卿方以列棘爲蘧廬中丞公其在旅矣辟以止辟和以天倪　太上耽耽寧詎以留都留也列郡大夫則以留都密邇風聲猶在邦域之中　上方升斯世于唐虞䰄䰄然務興揖讓之治有如中丞公乘時而駕固宜高跱禮樂之司藉令在宥萬方吾儕日以遠矣嗟乎臯陶以昌言進則惟知人安民其在夔夷直各以其事用職統百官均四海是則知人安民者之優爲異日者中丞公昌言可師執政且下車拜矣列郡大夫唯唯則以告中丞公中丞公憮然曰余

自夕象去新都至今視之猶故守也徒以歲之不易不遑西巡乃今幸得聞守下之言敢不拜鄉大夫之辱

送胡相君擢禹州牧序

胡相君起家東越筮仕而判新都居六年以廉能著所部上治狀擢守禹州倌人效北轅以待簡書至則行矣縣大夫六君子者無能為境內留行聚族而謀將求一言以先五馬謂不佞家食且久知相君宜深禹州故隸四岳部中知禹州宜察幸而借一廉足以當相君不佞三辭而六君子之請益力不佞則以其

私問之也判視守孰難皆曰判難新都視禹州孰難
皆曰新都難夫守專城而居方千里而治倅主兵判
主食理主刑有分職矣兼總條貫在守則難判陳其
參職一而已奚其難自今觀之難者三矣二千石職
任故重體貌故尊所部折節下之在禮然也司理奉
三尺法周行列郡所部之耳目在焉一旦應　名而
行非臺則省何赫赫也倅爵下大夫守之亞也幸而
疆事不起日計有餘藉第令浮沉資不薄矣判領農
事典田功職催科督逋負其重惟鈞顧軋季孟之間
曾不足以當仲氏其進退也旅而不特其慶讓也善

善短而惡惡長此獲上之難也新都皆巖邑土地磽
而生荳蕃夫家不能什一受田歲入不能什一取給
相君始至適大有年十緡致粟一鐘極賤矣此歲之
不易場功不登公私倉廩一空四方遏糴不至僵屍
盈野菜色塞塗疏曰綏征　詔亦曰綏征疏曰蠲恤
詔亦曰蠲恤甫能救死于其吻而催租之令從之是
嗸嗸者孰叢其怨乎此得民之難也諸令長挾銳進
之資既騰驤之足判直以名位羈縻之耳無寵靈或
有外鞠跽而內揶揄陽伏膺而陰彊項安得六君子
也者與之俱夫然後冠履分紀綱正矣此馭吏之難

也新都古越略也乃今控三輔捍五陵僻居一隅賓旅罕至矣其難自今觀之難者二矣郡人以賈代耕賈者率衒多財以侘鄙縣歸瞰其室闃其無餘耳視者或以金穴覗之不減陽翟宛土者不待奉檄入官業已目攝之矣故最則五當他人之三殿則五當他人之七此外肥之累一難也徒訟者務相持往往乘閒而鬭其捷間者不遠千里虛往實歸以故辨有口者趨之彊有力者應之疾若答桴闐若歸市所必至也方舟銜尾而至果皆四海九州之人乎哉共則無饜不共則已蹷無兩可者也善乎相君之言曰吾

三入賀幸得三息有仰因牛馬走中賢於居郡庶幾
得寡吾過耳此外至之累一難也夫判之難有三新
都之難有二大較則五難矣要之輕于用長則見以
爲揚已巧于蔵拙則見以爲逢人柔則詭隨剛則用
壯此難之難者殆莫不然相君蹜蹜爾若跋其前疐
跋爾若鞭其後新都以難而易禹州何有哉州君問
之則曰邦彥無良幸有今日則縣大夫推而輓也鄉
大夫命而提也令兹之役越在大梁蓋當宛鄧楚蜀
滇黔之衝厨傳疲于奔命邇者中原不歲歉以澤量
惴惴然懼不勝其難何敢言易不佞唯唯相君固難

禹州邪此卓魯分邑之區黃潁川治郡之略也三人者循良特著古今稱之不衰夫豈天降之帝賚之自方以外致之乎本之惠心則乎出之惠政則洽苟得其人不易地而治矣其在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相君之謂也且也蘧廬一宿責在候人三年之耕一年之食責在田畯守者第程督之疆理之而已乃今乘傳之禁未解不患驛騷二麥既秋歲穰且倍不患溝壑禹州特易易耳相君行乎哉相君又曰虞有牧秦漢有守晉有刺史當世倣周五等有郡有州其秩浸卑其權浸殺邦彥之被是命也資薄權無以饜衆

心材薄惸無以佐百姓其如之何不佞曰固然相君能易新都之難非材宜不及此　當宁方核吏治破拘格而無所用資疇昔公家主客公以郎而守吾郡光祿公以卿而倅吾郡不謂無資居頃之悒悒不得志而去資何爲也夫有爲者躁而喜事則決裂而罔功無爲者寙而厭事則因循而不舉兩者胥失之矣老氏有言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要以上德則相君近之彼其近屬不然則有爲爲之崇也簡書且至相君行乎哉於是六君子操牘而記不佞之言內諸行李肅揖而退曰斯言也豈惟相君

服之君子得與焰然其君倚衡也自相君以下敢不拜昌言之賜

彭令君歸覲序

彭令君入歙奉太夫人饒令舍中又明年太夫人始稱老其年舉室始歸楚獨令君留歲十一月以上計行取道如楚月之癸酉太夫人以初度稱觴會季君奉

詔起家待令君至乃爲壽質明令君北矣季且西行楚人言太夫人昔爲長者妻閭里誦義今爲三大夫子毋修毋道而代有終鼎立而成進士者三文武具矣兼之伯以治邑最季以直言與叔試于城發

硎伊始三者皆人豪也期與行會伯季率得承顏叔在行間時而陟屺即遐邇無間色養爲賢楚有弟雖則伯季躬逢之矣太夫人食而能教出入必軌于義方乃今聚百順忘百憂其愉快可知也門人潘廷讓雅以諸生及令君門故嘗奉教御史大夫與聞君子之道則以其私叩不佞朝車何事陽城　上方朝萬國覲諸侯今茲之事則王事也其程則王程也徇王事者不宿命急王程者不懷歸我思古人三過其門而不入借曰燕喜無寧以卮酒留行弟子不敢知願聞其義竊惟分莫嚴於君臣分在則恩不掩義規莫

踰于毋子親在則義不勝恩一則分無所逃一則心無所解其重鈞也夫仕業已倍親而仕遑恤其家崇伯子之胼胝直以忠爲孝耳要之忘家易忘身難忘身易忘親難何以故身者親之枝也親者身之本也本之其所自出又焉能忘故親忘我非難我忘親爲尤難耳始令君入境一見輙以誠心直道多之既而定章程紓平準分叅佐于庭以公承聽械舞文於市以息違言興廢補偏其心罔不在事謹于撖用重典蠲稅賦用綏征杜請謁用和平減供需用晝一糴倉平糶畫地設廠荒政畢修境内帖服孳孳夙夜罔不

在民毋貳爾心歸于直道則不佞見之蚤矣是役也歸而覲毋無以供鼎牲入而覲　君無以具簀斧此其視身若標枝視家若唐肆不亦兩忘乎哉用力用勞孝之末節古人一日之養不易三公維茲壽毋之期其爲一日也者滋重雖欲忘之惡得而忘諸且也伯禹領領土功直以釋帝憂而亟民患猥云三過郎什五且然何所急之急乎成也今之入計程期申矣程書具矣端行者不後弁行者不先令君既不以將毋而慾期復不以急君而不逮臣子之心於是乎慊忠孝于是乎全矣胡不可哉潘生既聞不佞之言則

以告其曹方時化時化亦諸生也令君嘗首舉之其言曰司馬得令君之心似也季君以骨鯁取重　上方改慮從之固當不俟屨以從簡書何逗遛也余則否否起家者若赴蘧廬文學徒取具官所用或非所急毋兄在則禮然惡可以一端律也藉令離毋避兄其何以爲人子爲人弟此絶裾織屨者之所有事季不其然故其急君卽指九天以爲徵其急親也雖加一日愈于已此其心則令君之心也兩生又言君是則伯季之心舉安矣於叔安乎是殆不然叔有官守疆場賴之聽官者慢弛守者偷是謂不忠惡在其能

子鳴鳩之愛一也毋氏以之二三子同情而異行各逢其適而已三善皆得而後足以奉毋驩有子三良而後足以張楚雅歌張仲孝友直將抗九賓之筵不佞或非其人第述兩生之言爲奚斯頌

郡太守董公上計序

郡太守古諸侯也三載述職天子當扆而覲諸侯自有虞氏以來率用此以弊群吏之治圻內諸侯得專達乃今圻內列郡則然圻以外四岳領之則今方伯監司是已守臣或未入境即入境或未踰時則相攝守以行或從事往太宰典司吏計擧計籍而庭詰之

外則方伯監司內則太守各舉臧否以對藉令守相
皆不至將何所詰何所對乎是歲季秋故太守古公
以遷秩去陽城董公方貳秋浦則就近而守新都冬
十月生明乃始視事其後郡相雅公王公遞至司理
金公入賀歸未及期所部詰郡計職名公對曰守石
當往諸功曹持例請則以未及三月爲辭公曰不然
謂郡虛無人則三人具在且受事則吾居長入境則
吾居先行矣諸父老灑然相顧聚族爲公留行比歲
洊飢執政幸借君侯以饜境內君侯澤潤秋浦業已
波及新都新都之得君侯亦猶之乎嗸嗸之得粒食

也君侯起家御史歷年十五而僅專城始至則[illegible]深文持大體闊近習達輿情左右凜凜若履炭薪庭以下熙熙若就冬日藉令展一月於歲杪民其慶乎乃今朝入境而夕入朝故例何不用也公否否使守可幸無罪畢計宜來不然留亦去矣莞庫之士進曰昔之治行者取諸祿入之餘君侯席不暇煖祿入則有司存其何以治資斧即公朝肅肅羔鴈不行乃若僑冊車傚舍館治卒牘暴餼糧費出不貲何以藉手公曰將適君所履不及戸車不及途且吾未及稅駕而行執貴苛禮吾其損之又損不給則貸諸吾鄉故人

足吾事矣質明就道諸鄉大夫祖之東郊司計氏進曰在易之比先王建萬國以親諸侯不寧方來來者不遑寧也當在晉也康侯蕃錫一本之乎昭明順而麗乎大明不二心之謂也是行也君侯壯矣明德不既昭乎監司氏司空氏耦進曰韓侯始有國而入朝大雅爲之賦韓奕是行也其在韓奕之二章乎天子之客諸侯各有所賦蓼蕭則取其德不爽湛露則取令德令儀采菽則取殿天子之邦桑扈則取不戢不難百辟爲憲君侯其具是矣司寇氏進曰有虞九載陟明周官六年大陟君侯在事三挾日耳曾未及九

十之一六十之一寧用賢勞　上方恫瘝萬民議可
與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幸而周洽民隱必南國先
君侯數諸瘼苦面陳之大澤至矣此以行者視居者
不可同日程功君侯行矣司馬氏進曰禮有之天子
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君侯梁
禮而入毋干後至之誅臣節脩國紀正矣上下交而
爲泰于是乎有元日之朝凡此者皆所以明有尊也
大司徒乃祭酒奉爵而前宣言曰春秋繫王於天春
王正月用此也君侯以朝正往而豈徒哉尊　天子
則尊天也精白上通於天由是而寒暑時風雨節天

殆將答君侯以譽處與境內以昇平吾儕受賜多矣願上君侯觴公既醻再拜曰昔漢以經術攷成穎川乃在高第不佞石釋業久矣業故疏諸大夫各舉其業幸而教之不佞石請奉此以往

太函集卷之八

太函集卷之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海陽計對

自 上當宸以迄于今凡五受計丁元父守海陽令再當入朝是歲饑有衆乞留令以屢境内令持不可無寧千百姓而路不臣 上方加惠元元大澤且至於應恭何有所部當令議歲杪乃就朝車于時傾邑而出都亭夾祖道如堵相與班荆坐亭下待令前茅三老支杖承顧宣言有衆 帝賚我良令令賚我有

秋間一歲侵終不失五稔所部章數十上率首吾令推轂之　今天子操吏治拯民生親決萬幾條　太祖　世宗之法有如坐東朝召諸卓異褎然必先游陽咫尺天威首被　清問彼中故擅巖邑民習純龐乃今淩失其初則何以故令居邑且久以最特簡治邑者何得民若何必有以也令金口而木舌將何所置對乎有衆擁而前各以其黨而旅進歷陳令之善政更僕未終令始奉檄而南縣吏逆之楚循故事奏百金備資斧令叱而歸之未及下車齋宿而盟諸廟所不屏竿牘絕苞苴者咎在令所不順四時脩六府

者咎在神故事登堂則陳大烹入舍則陳盛具令預
傳書僅取二簋成享諸供具勑尉還民間質明首誓
羣吏于庭法行必自近胡爲乎作法于羣責爾曹廉
自今始服役始籍名毋以赫赫號入旣誓徒屬庭下澈
則掃而更之爾曹負縣如負嵎多歷年所即眈眈虎
視惡知其不爲狐乃黠操筆者若若而人監門者若若而
人胥徒若若而人羣不遑皆屏跡乃稽賦稅則日征科
無藝即潔己同歸於厲民比來富戶不與徵收厥有
瘳矣乃復遣吏監視夫非狠牧乎哉且旣籍於官彼
安得復以司契爲市于是夾門置匱令民自納自投

枚舉一卒吏稍之納者稱使故事歲僉糧長輸南糧則徵非解者不中者貴而得免則徵餘閒歲計七千今以無名請罷乃上其狀所部罷勿徵客以其私爲令謀惡用見卯而求旦夜邑故徵月夫今革矣故徵里甲今革矣故役坊長今革矣故役市肆隸之官今革矣凡諸無名公費革于此乎佐之不則悉取諸官中猶恐不贍必貊而後可也令謝不敏言出惟行令故廣交遊四方之士歷至令謝曰令折腰五斗上奉高堂惟是汝陽之水松蘿之櫱請與客共客或怏怏令爲弗閑也者閉戸絕之懸書於門異日者當面數

我於四海九州三湘七澤爾已即諸供億無所出愈益堅守成言通計五年省徵二萬五千有羨自後率以二歲之仂抵一歲之徵南糧既輸齎用率取諸仂將事者敏仍歸羨千金令以其半置學田籍定額以資多士乃稽論報則日薅不亟則莠將害苗彼巳城社神姦率以告盜爲奇貨乃窮淵藪得渠魁三十人戍者戍徒者徙者從其曹皆慴服市井無賴桀鄉民而魚肉之械繫市中皆引匿巨盜余三爲戎首嘯聚橫行令募奴士獲之江諭棄市既而日法在盡法無民則以矜疑釋大辟者十有一人從末減孫清殺

婁而誣孫文登論死繫十年令爲平反縣獄歲久而頹因死疫者皆卜令新獄獄爲福堂既又曰獄貲物情無寧受命贊鼓乃令坐肺石者皆入人授刋定狀式一紙令彼控愬卒然呼一人操刀筆代塡據事直書無所文致故事前縣對簿吏胥版其名次卒視行貨爲疾徐脫或息爭市猾多所擁塞令撤聽當牌二十和息牌十踵門者抱牌直入臬而不棖居朞月訟庭虛無人猶孳孳務通民隱置匭門外令有言者投匭中言中則行獄言勿問居常關重門徹關者編氓自山谷至率若家人父子持令案而各盡言任氏以

父子訟夏氏以兄弟訟令召而諭之皆感泣自焚其狀而去乃省謠俗則曰民用奢吾其先之以儉乃損春酒罷平臺禁張燈逐伶部民俗不雅馴者咸與維新禁婦女毋冶遊毋參問匹夫匹婦不勝一朝之憤率自殺而毋心讐家令申令民間夫自殺罪其婦婦自殺罪其夫民無暴炊停喪不葬者與之期逾期三月坐子若孫無所逃罪於是暴露者始得歸骨凶慮數千餘喪既又曰細民何知第重多士以爲民表歲時程督諸弟子於殿最有差諸弟子以經術起家率其高等比入謁凶慮高下等禮之輒生起民間故多徑

賓始通籍帳授片牘試之庭蓋去者什三存者什七爲期而試表闈批以象澤宮試者青衣給事者白衣遴者朱衣辨色排渕試者抱几一張蓋一部若如在行間挾筴面陳分隊而退即小過正容而使媿心平居惡聲不及刑人門以大可殺不可辱丁他若廣社學建社倉講鄉約編保甲悉倣古人成法而渕澤之務責成效丁亥水旱告歲穀價昂令發倉平糶半價得濟者一二萬餘人既而請府賑饑殆將徧發令以便宜請願貯穀代繇官無事爪分民無事箕斂於事便戊子春淫雨害麥市亦糴空乃傾常平悉發之未足

也乃設糜粥棊置二百十有七區分飼就哺者不能就則給米代之得濟者五萬五千餘人皆全活其社倉三十七所追逋穀萬二千石減糶價者三之二濟者二萬四千餘人猶不足則發帑金五十授良賈糴境外四方過糴則請之部使者揭牓而劾諸關津公私得灌輸入境者不下二十萬時勝邑有剽掠者懼將效尤令周巡而誓諸窮民各安意待濟毋譸張而內罪罟既則以官司之力竭矣顧協民力佐之乃分區各授一簿令耆民有行者執簿而狗其鄉諸赴義者以力爲差各隨分願而輸里社富者毋囊括貧者

毋蝪發旅可以通有無四境間之莫不響應饑而疫令目擊者三百戶各啟給之藥饑而殍令目擊者自二十人給之棺而瘞之生死存亡率恃令為司命是歲饑而不害則令之為令之對其此而已三老唯唯言約而該事周而核三代之遺直在焉置對則我不敢知請質之客時恭芊氏兒客杖靈壽履遠遊三老述鄉者之言頗引當否恭芊氏曰在朝言禮問對以之人臣無功非無功也功而不伐不敢讓而對禮不其然籍令之　帝所而颺言對以禮而已臣不令無能宣德意而布之民　上露禱而民籲天　上禱曰

而民菜色　上躝机而民溝壑　上矜三尺而民牛羊其甚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臣之竊祿五年於茲矣歲之不易將無及於嗸嗸臣罪在册書何敢引避惟是海陽得及于寬政則所部之宣力聖天子之寵靈也臣何有焉三老舉欣欣相告曰開之客得長者言令忘之心是可一當前席令且至則述恭茅氏之言告之令下車而拜善言願書對於笏以往

司馬開府華陽徐公考績序

太宰率其屬以統百官辨官材而弊吏治古之執秩

是爲天官郎諸郎既旅天官坐進九列藉令出而開府必得隩區不及彊埸之防兵革之事夫何以故席故資也往不佞貳邦政華陽徐公守天官郎不佞幸以鄉黨習公公秉精通而務簡要譬則奉鑾刀而奏清廟何論干將及公出而忝藩既進監司進方伯進京兆猶之乎常調也會西蜀彊事起所部以聞 上命京兆尹進御史中丞奉節鉞往公至會大將軍始入行間大將軍者李都督應祥不佞嘗推轂之矣謁公幕府事事從公受成公既與直指使者協謀乃進藩臬大夫若分部若閫帥若偏裨相與畫便宜授方

略則以西羌發難宜首誅卬等罪浮於羌胥後令將
洞稱兵自嘉靖始三駕及之屬大將軍將諸將兵自
丙戌春正月迄夏五月平松潘自冬十二月迄丁亥
秋七月平北越自冬十一月迄戊子夏五月平馬湖
于時氐羌卬較悉平殘孽爭內附則以俘者馘者為
京觀降者為邊萌自蜀山氏以來茲其一覯也始厥
師終歟至三歲于茲公無日而不握戎機無日而不
覯戎事勞苦而功高矣期當課績大將軍發使詣都
謂平羌之役夫子業已勒石蜀山其伐則三之一耳
乃今程功而上勳府蓋舉其全願乞一言將為下走

口實竊惟古昔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要之下任其勞上享其佚大夫不均之歎何說哉虞周必三載而論功當世率用此即在事者其心不貳其功有差有日計之功有歲計之功有世計之功極于百世則非常之功也三年有成而功施百世公之治蜀以之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豈可以歲月計也自漢通西南夷則拓地者之所為務武侯開蜀反側歸心自後率以不治治之羈縻而已久之則兵刃不試文告不行德所不柔威所不創甚則侵軼我疆埸虔劉我民人賊我王官

阻我行旅攘我村木殲我丁夫失今不圖荒服愈益狂逞矣乃令先勦後撫咸與維新此漢使者所不能譚南人將不復反矣借曰鑾刀不割其斯爲殷帝之含光矣乎以此思勞勞而不伐文武爲憲舍公誰歸彼其雍容乎樽俎之上取辦歲月之間方斯蔑如也公嘗事楊襄毅其功用由用武興代急則奉之代燕急則奉之燕邦政虛無人則奉之邦政卒歸太宰位極人臣夫非不勞以賢勞獨著者也昔蜀相之出師也矢以鞠躬盡瘁爲先資之言彼當鼎立之朔僅效一隅之用借也乃今縣寓一統無方不庭司馬布

太上成德徧及西南其逢世過之矣軼忠武而有襄
毅其公也哉不佞業有成言異日者當銘蜀金功勒
之劍閣此亦大將軍所歆豔者也敢一申之

中丞周公平寇序

聖王在宥萬方莫不寧宇南徼故在甸服千里金湯
島夷旣襄鞬櫜不用歲丁戊東南荐饑　太上當日
元元務得文武爲憲者若而人爲　高皇帝撫徼內
于時九卿推轂京兆尹具文武材內史歲省不貲部
中大治兩都異職而同體保釐則其優爲　帝命往
哉毋使周公專美於分陝先是三江水溢號澤者數

具區聞公先聲辟易立解公始入境宣布德意爲孳
孳善所以來惟是樻目之民耳其發粟設糜以餐無
告合比閭齊什伍嚴保甲以備非常三令五申不用
命者無赦會諸守令畢入計境外方隅灌輸比屋磬
磬不盜則殍皖城距西略居上游荆舒保界萬山地
故深阻逋盜劉汝國余孟新竊發出没大湖宿松間
尉史逮之殺逮者鄉兵羣譟逐之殺譟者二遁爲戎
首蟣附陳漢山閒居民朱淑故有家聚糧萬計遂巢
其室因其糧發窖粟以飼餓人嘯聚日衆劉俞们佩
大將軍印僭號濟貧王豎七黃旗招納壯士二酋朱

衣黃蓋冠黑幞頭登山部署戎行以王待客征者失地利皆敗績指揮陳鉞死之既而盡掠縣市中張甚南中上變　詔諸開府筴諸監司督諸將士戮力平之公飛戎車部銃師征先驅吳淞一旅將以中軍陳懋功申驅劉河一旅將以百夫長張啟胄啟則崇明一旅將以楊文明肱則金山一旅將以潘欽合八百人軍聲大振幕客言反側子易與耳何勤中丞公曰不然星星始然一杯可熄失此則燎原矣即決西河之水可及哉列郡無年日幾幾望二麥且承平久即六郡良家子無異於驅市人兵不熄則麥不登民將

馬往會欵部院公咨命姑熟相與决策而行監司表
使君屬中軍萬鹿年勒兵七百分布之待命于壘操
江中丞王公屬中軍王艮勒水兵四百待命于江楚
開府邵公檄武昌道江防道勒兵而扼西奔衙之境
上公至乃建節鉞誓師轅門在師中監司爲政其以
郡倅魏樸如督戰楊際明紀功師行糧從則攝郡專
張程王錒彼亾命而肆不軌罪不容誅次者伏辜脇
從罔治精令論最倅視鹹爲賢軍正有常毋妄殺懲
先聞大兵集奔長谿山已復連巢柴家山愈益峻絶
公言巢徑五出第分五營距之守則卒然攻則犄角

勝算也諜者言寇北志將斬關而突南陽仍負固師工山志在蹴荊舒而蹦吳越遂分部伍則以陳懋功當南陽二月丙申寇朝食至吳淞兵邀擊其銳大破之斬軍師陳養初劉汝國被創中矢突圍而遁棄大將軍印及招納黃旗卒寇喪氣狂奔再遇劉河兵而敗次遇金山兵而敗次遇崇明兵而敗五遇皖官民兵而五敗庚子太湖丞鮮廷相獲余孟新辛丑陳懋功王良萬鹿年獲劉汝國通計禽斬二百五十二級釋脅從者悉生還寇既平農乃登麥班師而入父老率諸婦子奉壺漿迎之郊胡與騅呼開府肉骨而起瀟

鑿盡殄兵千八百相距二千里而遙持餉三旬不六
日而畢事自涿鹿而下不捷于斯捷聞 上賜金幣
下按部程殿最慶讓有差二酋棄市曹梟首以徇北
飲至凱者請歌鐃大師領之此軍樂也一獻而歌朱
鷺鼛乎鼓之宰夫酌而進曰鼓而馱及時事也亞獻
而歌遂如期則又曰千里而趨利兵家忌之乃今卷
甲而趨以全取勝勞苦而功高矣三獻而歌戰城南
則又曰南陽縮轂脫兎入罝開府發縱監司省括材
官中命發無如矣四獻而歌臨高臺諸將士舉手加
額以嚮開府宣言曰美哉煌煌乎臨高臺以軒非顯

武以觀兵逝將止戈以爲武保障哉五獻而歌雉子班諸父老舉手加額以嚮開府宣言曰雉雊於田麥秋至矣精令王師不至吾得而食諸楊吾腹者歲也望吾腹者非歲也兵也六獻而歌上陵諸有司進曰寢園軒如王氣勃如皇祖在矣邪幾晏如七獻而歌聖人出則皆避席北面而祝曰是役也　聖天子之靈其在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又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壽力臣不佞請以是爲萬壽觴禮成監司抵左司馬汪道昆播之露布

送開府中丞周公進留都少司徒序

聖天子躬厤數撫升平和洽天人在宥而理頃自畿
內不雨步禱　南郊既而南北府饑卹賑辦至則以
內史當輦轂下故多勳戚權豪率席寵靈下漁民利
王者一投十忌亾敢誰何咫尺天威不啻萬里思可
與佐百姓者無如京兆尹良乃下大庭首推大僕卿
臣繼即周公也公入部抗直道而偝詭隨申明舊章
與部內更始乃批并兼滌乾沒歲省民間二十萬緡
上以爲多且眈眈視之矣會江南饑甚言者盈庭
上嘗曰而計之吾外府也將起溝壑無如得開府良
是且三執政父母之邦務擇人以固邦本廷議首推

京兆尹臣繼宗以中丞撫江南公始下車布款程如
內史審便利集流亡遍請　縣官減田租已逋貸饑
者就廩甚者就糜檄良二千石及良有司相與休息
一切貶損毋輕用民通灌輸贍無告飭收保備非常
即發粟倍價者三采色駁駁起矣荊舒盜起伺我陀
城擁僞號殲材官據上游張甚其徒陷尋圖上游發
桐汭應之公提一旅以汗馬溢行間俘戎首以聞錄
付軍正于時開府論最賜金幣有差既而　上發內
帑遣近臣出賑東南開府北面稽首如親受賜乃檄
監司牧長周行民間戶列區分畫以受災輕重爲差

等拔籍援將非直一家至而人益之緦緦焉務宣德意懷保元元以紓南顧乃今則來年熟風雨時凡諸替聲庶幾可望其腹矣言事者謂留鄖爲　高皇帝根本地軍儲故足支比年入絀出均或無數年之蓄藉第令不給殷鑒豈遠乎哉誠得慮遠持重之臣預爲部署由是而尊九鼎鎮六軍隱然計相樞相事也

上嘉納其議令擇可者無如鄖府中丞良　上曰俞中丞往矣公既近得代挾日而行辟祖道預禁諸父老毋出彊諸牧長毋越境諸父老始而悒悒既而欣欣始則以中丞捐身而哺吾民胡爲乎掇之亂下既

則以司徒職司邦計吾民猶在怙冒中猶之大明經天遠近無異六郡大夫既奉約束聚族而謀贈車不若贈言言何容易司馬昔嘗紀社稷之伐宜於是乎有言董府君幸而教之不佞唯唯吾宗受采于稽本之乎周公三代之英即皋陶伊尹無讓要以其才羨致太平時而保釐時而分陝時而戡亂則有東征時而重稼穡以脩成王則咏豳風陳無逸孳孳旦夜率勤四事以兼三王即後有代興為不可及公則周公之徒也寧詎以名氏為同其尹京兆視保釐同其撫大江以南視分陝同其戡亂視東征同其掌邦計視

王業同當其勠力兩都豈不夙夜居常守玄業而直游心亾何有之鄉深根固蔕則爲長生黜聰墮體則爲無生皆是物也夫惟能出世而後能用世無亦以其畔周公也者而宗周公旦也周公受易于羲文乃繫之象其首乾也則主乾乾日夜之思也其首咸也則戒憧憧仲尼繫之辭廣以何思何慮惟乾乾而後能不息惟思慮泯而後能乾乾此其得師文王純一不已即周公大聖人也公其可與幾乎府君聞之喜日中丞公以問俗歷列郡所不及者惟新都司馬未面公公先得司馬心矣願司馬從千古下一遇周公

非覩其所以也彼攝衣而象周公者惡論遇不遇哉
后不敏請從諸大夫籍司馬言獻之綱紀之僕

送監司參使君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序

高皇帝都金陵猶內史也死陵姑孰則馮翊扶風皖城秋浦居上游新都以千里金城獨當南面監司分部六郡蓋裂開府之什六而與部使者共之其任專其地重矣參使君自掖垣涖分部將上程書　上多其伐厚其勞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夫山東則海岱一都會也自齊魯分封桓公首霸諸儒嫺于文學什二足當東秦即以南國視東藩等重耳顧此亦一六

郡也彼亦一六郡也此之六郡懸一監司彼六郡則分治之使君所屐以表東海者惟一濟南耳淩假藩臬遞遷藩儉於臬使君之治行煌煌如也豈必循資徃甸南之置監司始以備島夷既以備括寇既以材官内訌必得紀綱之臣彈壓之　今上即位以來承平久矣羣不逞乘機嘯聚猶蠭蠆起懷袖間於是驅良家子爲兵宿舂糧爲餉即使淮陰連衡孫武陳之寇虐方張難以應卒使君決策制勝旬日而平語具豐碑不遑悉數戊子始入境境内無年比歲嗸嗸不盜則殍使君條上便事布之有司發積貯務調停協

公私務裒益由是荒政畢舉溝壑更生今茲有秋穰穰如故夫師旅饑饉季路自負其材得千乘而治之政有經矣文足衎衆武足威敵有備無患非難之難要以寇倏起於不虞歲洊饑而力詘氣刧而不可振筴窮而不可支此難之難者也何以故無備故也二者之無備使君歷試之矣自邊關納欵守者釋兵項之雜虜生心西陲騷動 九重宵旰建議盈庭迄今猶出沒三川恬不知創言者將懲貢市之非策求多於封疆之臣於是督責之令嚴行邊之使出矣顧玩愒二十年所失伍者不啻什三一旦驅不教之民禦

方張之寇必無寧矣且也度支告匱朝不夕謀收閉
水衡率無餘積爲今之計必仍通欵而後可以議練
兵必議練兵而後可以議距虜通欵之費不改其常
練兵倍之距虜又倍之昔之費一今之費三司計諸
臣其何以應是兵食皆無備矣疆事告急諸監司以
材取重往往授節鉞涖行間乃今廊廟臺省諸曹各
舉所知以備緩急蓋薦者數十牘所薦者數十人矣
使君範巳試之轍即千里無留行循資而奉山東所
用或非所急不佞深察其所以而後知執秩者之心
量材之哲謀國之忠具見之矣山東蓋襟領之國懸

衡二京飛輓灌輸通四千里如一綫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自昔云然乃今咽吭南北唇齒中原視河北爲尤壯即北備虜南備倭僅一隅耳彼腹有瘉則傅之背有瘉則傅之雖急猶腹背毛傅則無患矣使君居山東猶六翮也培風至摶羊角而薄青天息以六月飛若垂天之雲此難以毛舉也昔管仲陪臣耳釋囚服而佐一匡魯仲連説士攝布衣而振諸侯之難使君居山東則山東重無論七十餘城決決大風宜無不偃濟南云乎哉竊聞時異異行器異異用春耕秋斂者時也不稼而取三百廛會不能以粒既稼

而時未至鹵莽求之耤弟今揠苗不可以助長非徒無益害滋甚焉農器耝鉏戎器弧矢宮廟之器笙鏞俎豆朝廷之器五瑞九章言異器也苟徒鳴佩玉而耕則不毛載祭器而戰則不格甚所挾者巳重所用者巳輕矣今則胡虜之患方殷島夷之形巳見使徒責之以一手一足之烈穰之以一朝一夕之期即起蒭緩枹桑孔握筭吾不知其可也故耕急則命農戰急則命士使君之重惡用輕嘗之傳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此執秩意也甸南重矣未嘗終三年淹即重東藩甸宣底績舉而加諸清廟明堂之上都人

士可勉足待也使君行乎哉列郡守相間不佞言則以不佞起家職方宜察輿圖知要害斯言也或有當於使君遂裂帛書之內諸行李

應召篇

彭令君始入歙郡人士堵觀之顧而慭睞焉而正躋視偉哉夫也其斯爲骨鯁之臣鄉大夫訥之庭相與持論其氣勃勃其言便便悉推赤心離黑白若懸衡退而目相語也庶幾乎開誠布公錄其言邪之司直其選也始事事然疑者人人殊然者則曰夫然爲誠心夫然爲直道夫然爲持大體夫然爲恤細民疑者

不耐無二三各有所覘捷給者覘其蹇頋苛者覘其
疏冗合者覘其方弟靡者覘其亢既與境內更始與
便事理舊章蹇者匪躬疏者有直體方者廉而不劌
亢者高而不危于時豪傑歸心齊民無間要以誠心
直道其誰曰不然歷三年而政成五年而大治　上
徵厥尹備耳目之官首下弓旌則自歙始檄且至不
宿而行鄉大夫十餘曹餞之東門之祖道于時大司
徒祭酒屬不佞道昆致詞先是祠下之碑則不佞爲
役諸父老具在無容緩頰申之唯令近民疇昔之事
民事也　君命召則近君今兹之事君事也在禮有

庶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在詩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則誠心也不回則直道
也此文王之詩與夫乾以動直而大生坤以動直而
主利天地之道不貳故誠夫人之生不枉故直不誠
而直則將爲狂爲諒爲絞爲翹爲名高爲徑待似直
而非者也方今　主上虛己宮府同心言者爱治危
明有犯無隱即尸祝越俎不避侵官居然不諱之朝
率皆古之遺直矣從者其應如響輒付所司次或留
中或晉後命四聽畢達何所不容彼皆自負直言其
中未可必也第令爲愚直爲朴忠猶之與天爲徒直

者無失其爲直抑或言不中窾與人爲徒大言爲狂小信爲諒蔑禮爲絞訕上爲魁近名爲名高乘捷爲徑待是不誠之爲也寧用直哉夫以孝事君則忠君親一也人子以幾諫爲孝人臣以風諫爲忠非爭子之難庶豫爲難非爭臣之難格心難矣與其自立于無過推而納君親于無良苟有其誠爲不若是恝也令之以直言進者果壹禀于至誠乎哉縣令南面臨民吾用吾直也易故不患不直惟患不誠令君遇閭右則左之遇閭左則右之甚者趙孟無所借資餓秦無所用閒直可知矣舉其政之大者則均羣力王征

輸定度支裁僭溢救荒不遺餘策弭盜不遺餘籌籍戶口覈版圖一成而不可變蒸蒸德意何莫非誠乃令北面事　君天威咫尺猶之批鱗攖領吾用吾直也難于此而求不二心之臣蓋百億而一者也今君對揚休命自民明威本之以塞淵出之以如矢頊之小言入如迎刃大言入如回天聞法言則如木從繩聞巽言則如石投水誠心直道不戒以孚三代之英所以格上下振始終胥此出也今君行乎哉于是既醻行酬爲不佞壽明公所以著故有辟言好古幸而服膺毋敢失隊善言必再覩二廣爲多茲且首塗敢拜

副車之贈

郡太守董公再上計序

自有虞氏輯瑞以朝諸侯而述職由此始後世罷侯置守其上計因之　明法成周采炎漢而折其衷經制大備凡厥有土率三歲一朝蓋天顏咫尺不玉帛而覲居高聽卑不鞀鐸而達坐照姸蚩不下堂而决慶讓惟命不旋踵而行由此黜陟幽明亦猶行古之道也久之文煩則法削法削則權移蓋自后不省方舉四目四聰付之行部計期至行部有計簿有封事下之天官天官於是乎取材斤斤不爽當事者或主

兼聽或入偏辭偏辭得行用間者至矣行部持之而不足片言間之而有餘由是政出多門監大夫部使者莫不解體甚則回面内嚮壹受成于裏言即無瑕者不能自堅猶將借力於追琢雖尹躬復起寧詎能矜一介乎寧自損而無損于人不失爲君子非此族也率媚竈以徼寵靈陽爲魯冠陰爲鄁鼎何以故勢重故也如期而至待命天官不屋而居不火而食一何苛也畢計入奏豈不恢恢乎哉要皆尺鮒掛之吞舟不能無漏卒之留者什七去者什三幸而得留出入何啻三覲率按憲令具彌文科以变章詔以肆赦

勞以勣賞詔以　璽書各有司存要皆典禮之末節耳　宸居沖穆庶幾乎一展　帝容乃若詰官常察民隱或希覯也計吏日從牛馬走踆踆懸簿之門通有陳言申飭厲禁懸之象魏若鑄刑書既而介卷脩執私覿攘攘而往惜不畏明言則食言禁則干禁此由內蠹者也禮始於汙杯卒以長夜樂原於貰土卒以淫哇窮靡波流事有必至以故拘議過激直將與巡狩並寢之猥云其省不貲其益無算要以明君臣之義定上下之交適遠邇之宜弊萬方羣吏之治何可寢也董君俟守新都則以戊子良月入境期當上

計不税駕而行鄉大夫壯之資斧將安出也欲為郡下邑屬不佞賦之吾君侯由直指起家歷十五年受二千石當不再計比及辛卯復以良月行鄉大夫申命如初善言必再竊惟北面　當扆莫非人臣必如南宫敬叔而朝自損多矣顧無損于人易無自損難無自損易無人損難無自損而出百全難之難者也往君侯行色壯矣竊獨當其難今茲再計出無不與疇昔君侯何恃恃此精白一心卒以凱弟得庶民以德禮長者得都人士以民和得當路以當路推轂得天官無待求全一無所損惟此心耳是心也猶之江

漢朝宗不失其信君侯江漢産也豈楚材則殊夫以
江漢視沱潛其器異矣汪汪千頃不可擾不可澄若
黃叔度社稷之役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若汲淮陽以
故稽天不盈焦土不涸洞庭雲夢曾不足以當芥蔕
也者而吞之此君侯之器也昔在其土超乘先登君
侯方駕齊驅有如二廣無論其産同矣守土同用壯
同無自損則同無人損則同第云一行君侯乃再
此又難易之辨也彭令君從君侯從起陽城亦拔五
年君侯以家婦畜之矣頃以徵入再討不遑郡縣其
皆得楚乎而君侯獨賢勞矣時高陽氏幸得謝都門

虛無人二三子棲棲陸沉無能以民譽專達受質者新從政有徵于行部之言亮弟將不避君侯君侯非新都有也往高陽氏有懷家食者有味乎其言里門如春都門如秋吾黨熙熙如登春臺惟君侯在今行矣芽矢陽春之音餞之里門君侯以朝正入都門于時大皡用事寓內春矣

司理畢相君報政序

有虞氏舉十六相禹猶自下皐陶夫刑期無刑既以明允命之矣其所贊贊者則惟知人安民昌言可師帝歌所為喜起者也孔子司寇攝相兩觀乃誅聞人

三月政行非大聖人不及此乃若楚孫叔敖鄭公孫僑晉公儀休史氏以循吏並書則皆諸侯相也及罷侯置守守相同官爲察司理居鴈行以倅車方五馬駕蓋奉天子三尺主方千里之平深則無民制則無法庶無枉橈刑罰中而社稷安則相若事也　今制由進士授有司則郡司理當五之一由徵書列臺省則郡司理當什之三骨鯁之臣由此塗入筮仕而平其政由是相道得而天下平蓋命以祥刑需以久任不茹不吐右高明而左沉潛卒協于中治功成矣乎康正直斯其始發于硎乎哉臺省正色立朝厥有言

責上持國是下糾官邪片言而琬琰分袞鉞具槩諸
一成而不可變不亢直邪　當宁虛已受言言路廓
然闢矣自靖自獻莫不效忠顧過察則不祥過激則
不遜拘論則泥迂談則闊于事情煩則絲棼細則毛
舉已張則急而欲絕已弛則緩而不調發言盈庭不
諱逆耳苐多口爲政果皆精白一心否乎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言以時發聲利不入于心故其言中倫足
爲臣鵠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將批徑尺之鱗庸詎因
而爲利彼其憂治世而危明主或將爲名高則有我
之心入之殉名猶之殉利也今之監大夫部使者據

方岳之上卒倚辦司理是爲四目四聰以治刑書以
別吏治若衡若鑑舉無成心知人安民此爲之兆異
日者小言入則國小利大言入則國大利其誰曰不
昌方其奉法周行懔懔明白皭然不滓務以身先猶
之處子待年真人待蛻遠利如垢將焉用之抑或慈
人知而近名乘人而逞其捷以訐爲直以刻爲明文
必深爲工情必盡爲敏以此遇合甍者將焉避之是
殆爲昭明吾懼其非夙德也幸哉吾鄉畢相君儼然
理之既及下車魁然夫也及其從政具曰神君吾見
其簡而廉剛而塞于是神姦辟易諸近習亡敢弄文

境內人人服矣及其代行部定邦交具曰德禮長者吾見其直毅吾見其溫恭悉推赤心置人之腹境外人人服矣進而亟見監大夫部使者心獨多之之人也寬柔彊立庶幾尚于中行將以言揚則希有音也

迄于政成成褎然首舉蓋上下交服矣居三載期當質成列邑五令君一撕若姻族而議徵程書必集與論是在鄉大夫相君暨嶽休祁三令君悉由特進舉進士特進有夙戒不復屬辭乃屬不佞代之辭以備稗史不佞唯唯則就特進中嚮者言特進謂司馬故有辭高矣遠矣如將求備無寧舍切近而褰中庸信距

歙七百里而遥乘六旦倍歳月𥡆精悉自舍中灌輸
日惟市南山東薪上池勺水耳靖令小有貿易不涉
市廛謁者不通故人闇者不入旅幣旁行郡邑亦莫
不然以此思廉廉可知已無取于無小大一介必矜
獲上得民此有由本也不佞對曰固也漢以吏治顯
惟廉技循夫廉者官常取節可無爽矣玆九德之一
也是可與適種者絜廣狹邪特進曰不然九德則臯
陶一德則伊尹有莘一田父出而爲王者師五就桀
而桀不疑放太甲而民大悅要以登服重積則一介
以爲階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一德則九德咸事九德

則一德同歸要以中行先後一軌相君居常求先王之道有味乎先正先生之言得一則爲明通爲公溥一者何也無欲也無欲由一介始相君近之時然後言明通公溥其眇也有我者未必無欲胡爲乎直以一節視之不佞曰善惟相公能知相君遂俯拜報諸令君唯所財擇

太函集卷之九　終